

郑州地理

须水河的秋天

♣ 贾国勇

牵牛花开放,意味着须水河的秋天真正来临了。

秋天到了,须水河一派丰收的景象。枸杞已经熟了,彤彤地挂在枝头,随风摇曳,引来一些翠绿的小鸟啄食。让我感到惊喜的是,从来没有发现的酸浆果、龙葵两种野果也从草丛中现身出来,金黄色的酸浆果披着薄薄的纱衣,黑色的龙葵则藏在碧绿的叶子下面,如同捉迷藏的孩子探头探脑。这个时候,那些喧闹的花儿已经悄悄离场,尽管刺玫还在坚持着开放,在秋风的吹拂下已经没有春夏那种大红大紫的招摇了。一簇金黄色的萱草开放得非常突兀,不过也是强弩之末的样子,那些衰败的花朵就躲在盛开的花朵下面。干枯的花朵被风吹了去,露出了里面饱满的果壳。

春夏两季,不知道牵牛花躲藏在什么地方,如今秋风一阵紧似一阵,她们突然从杂乱的荆棘中钻了出来,藤萝缠绕,开出了一朵朵鲜艳的花朵。河岸东侧的滨河道上,有一处被园林工人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卫矛,有角有棱的样子就像一列火车蜿蜒奔向远方。红色的牵牛花攀上了冬青卫矛,招摇地开出了鲜艳的红花。园林工人总是嫌弃地扯开她们的藤蔓,一扯一大片,把那些青青的藤、红红的花随意地抛弃。河岸西侧的牵牛花是紫色的,她们生长在斜窄的角落里,很少见到阳光。秋天来到,她们就奋力地从阴暗处爬上了荆棘的枝头,热烈地拥抱阳光,开放出美丽的花朵。紫色的花朵就像一个神秘的小精灵,在荆棘上面翩翩起舞。

和夏天狂风暴雨带来的肆虐洪水相比,秋天的连绵降雨就显得比较温柔。须水河内被洪水冲得歪歪斜斜的芦苇挺直了腰杆,吐出了硕大的穗。还有香蒲,突然停止了夏季里那种不顾一切地疯长,身慢慢地稳定下来,推出了一支支金黄的蒲棒。红蓼也到了丰收的季节,硕果累累的红色穗穗压弯了腰,几乎要跌进水草中去了。一些鸟儿也飞来啄食红蓼的果实,掉落在水中的引来几条金色的鱼儿在水中游弋,不时从水中探出头来,吞食水面上的红蓼果实。大叶的牛耳菜郁郁葱葱,没有一点儿衰败的意思,高高的茎秆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,就像一位清秀的女子临水而立。

须水河上游岸边有一座八面神庙,庙后面的河岸上长有一棵野生的楮树,一群黄绿色的鸟儿飞了过来,落在楮树上吃红红的楮树果。这种鸟叫红襟绣眼鸟,绿色的翅膀,灰色的腹羽,头被黄色的羽毛覆盖,黑色的眼珠儿和白色的眼圈儿搭配,显得鸟儿非常有精神。在须水河可以经常观察到这种鸟儿,她们总是喜欢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,掠过天空时,像刮风一样发出“忽——忽——忽——”的声音,看到中意的果树后,就齐刷刷地落下去。去年深秋的时候,我见过她们落在一棵山楂树上,对着红红的山楂果啄食。隔天再去观察时,发现树上的山楂果个个都被啄得千疮百孔的样子。如今,红襟绣眼鸟儿落到了楮树上,楮树就遭受了大罪。她们在楮树上跳来跳去,挑选那些最大最红的果实啄食,没有多长时间,楮树下就落红遍地了。

水草茂盛,鱼儿也就多了起来;鱼儿多了,水鸟也就多了。靠近梧桐街桥的深水处,两岸密密麻麻摆满了钓竿,浅水处就成了鸟儿的天堂。几只白鸬鹚在茂密的水草中啄来啄去,匆匆忙忙寻觅食物的样子让人感觉非常好笑,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才算吃个饱。天上飞翔的燕鸥已经开始了迁徙,偶尔地出现一只也是孤零零的。不过,更多的鸟儿开始飞临须水河觅食,比如嘲嘴鹳,像麻雀一样成群地飞来,在水草的边缘寻找小鱼小虾,偶有风吹草动,便如风一样呼啦啦地飞走了。在远离人烟的 upstream,有一条钢铁结构的铁路桥横跨在须水河上。桥下面是水汪汪的湿地。一只灰色的苍鹭呆呆地站着,头上火车飞驰而过,竟然也无动于衷,很容易让人视为伫立在桥下的一截朽木呢!苍鹭的绰号名叫“老等”,从来不会像白鸬鹚那样匆匆忙忙地寻觅食物,而是站在湿地中等待着鱼儿向自己游来……

太单纯、太柔弱了,简直像一潭清水,一根小草。屠刚的喉咙里涌上一股辛辣苦涩的气味,他长叹一声,仰面朝天大口睁着眼睛,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就此和床上的女人分手吧。这……岂不有点残忍了。他想,刚刚说完不嫌弃人家,玩弄过后一脚踢开,其行为和骗子有什么区别?

屠刚咽不下这口气,第一个女人和混蛋同居,第二个竟然被恶霸强暴,难道这是命运的作弄?

屠刚想起家乡的那个女人,想起了那无奈、可怜、绝望的眼神。眼神表露什么?一念之差,生活所迫,追悔莫及……他痛苦得不愿多想,可这会儿又偏执地咀嚼着痛苦,可是,错全在这女人吗?北极熊扑食一般不可抗拒,或许,错就错在没有以死相拼。要是那样的话,后果……屠刚不敢假想了。屠刚想起了那个缠缠绵绵的夜晚,想起了眼前这个女人的“女儿红”。那一刻起,屠刚认定这个女人成了他荣辱与共、厮守终身的伴侣。此时此刻,能眼睁睁看着在痛苦的漩涡里挣扎的人儿放手不管吗?他的心剧烈地震颤着。

这些野生植物改变了原有的颜色和形状,季节已作了转换,秋天挽着沉静和端庄默不作声走进了视野。地埂间的小草上,没过膝盖的茅草慢慢发黄了,割下来拧成绳捆绑谷子有了韧性,结实实实;路边、河谷、山坡上家族生长的蒲公英成熟了,白色的冠毛结成一个小小“绒球”,带着种子、带着美好的愿望,自由飞翔去寻找一个新家落脚、繁衍生息……

立秋了,首先感受到的是飒爽秋风,绵绵秋雨。虽然中午天气还有点儿热,但一早一晚却适宜多了。人们从酷暑盛夏渐渐进入清漫的秋天,从燥热难耐的夹裹中慢慢解脱出来,晚上睡觉能睡安稳了,饭食也有滋有味多了。“立了秋,把扇丢”,夏老虎躲得远远的。秋风,一阵吹吹,吹走了炎热,送来了凉爽。秋雨,细细的,一场场下,淅淅沥沥在田野间,轻弹着即将收获的各类绚烂果实,炫目盈耳。秋天的空气像经过几道工序精心过滤了似的,不含杂质,飘逸的是硕果的芳香,沁人心脾,令人心旷神怡,禁不住总想多吮吸几口田间独有的秋的气息。唐代诗人刘言史有《立秋》诗曰:“兹晨戒流火,商飚早已惊。云天收夏色,水木动秋声。”就是对美不胜收的秋天恰如其分的诠释。秋

的景色,秋的氛围,秋的故事,秋的情思,不约而同



张乾敏

两代之间

父亲兄弟三人,就他念过书,虽然只念了三年,但在全村同龄男人中也算是少有的“文化人”。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帮同村的表爷爷写信,多半是雨天,不需要忙田里的农活,表爷爷想到他远在江西乡下的长辈,便来找他的这个表侄儿。表爷爷坐在边上口述,父亲低头在纸上写,鼻子快挨着纸,像是在嗅。父亲写完后念了一遍,表叔说,再问问他年底闲的时候能不能来一趟,父亲便加上一句,再念上一遍。屋外雨声滴答,屋内昏暗,两个男人坐在方桌边,像在合谋一件天大的事。

那时的父亲虽然视力模糊,但犁田耙地、挑秧苗、挑稻谷、交公粮这些重体力活还是一样不少地去。父亲有时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稻谷,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原本就跌跌撞撞,又看不清脚下的路,难免会仰面跌进烂泥田,好在从脚下没掉进沟渠,两个稻箩的稻子还能从烂泥里扒出来,在水里淘淘,损失并不大。

父亲到了六十多岁,我们三兄弟都成了家,父母的负担轻多了,乡下人的观念也开放了些,母亲拉着父亲去买眼镜,父亲起初还不好意思,母亲连哄带骂,他终于慢慢习惯将那副戴边眼镜架在鼻梁上。父亲瘦瘦高高的,本有些文气,戴了眼镜,颇像一位退休的乡村教师。

有了眼镜,父亲的世界变得清晰而广阔,他可以学着其他老人打麻将,可以串门,

飘洒而来。秋的天空是明净的,高高的蓝,像仙女用纤细的玉指洗过一样,宁静、恬淡、轻柔。“望天上云卷云舒”,驶入想象的空间,这闲适的意境,应是人世间一种唯美的享受。

不知是谁不小心,碰翻了绘画大师画案上的五彩颜料,霎时便溢出“五谷丰登”的画卷来。秋季的田野,笼罩在一片金黄的雾霭中,宛如一幅宁逸静慧的油画,神韵可入至极。瓷实的黄灿灿的谷子,虔诚地弯腰鞠躬,搭肩咬耳地拥挤在一起。沉甸甸的闪闪发光的稻谷,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,丰满的稻穗随风摆动着,一穗穗都富有诗情画意。玉米威武雄壮挺胸站立成一行行一排排,腰间斜挎着的“腰鼓”,像是陕北英俊潇洒的壮实小伙扭秧歌时腰间的佩戴,只不过那“腰鼓”是红色的,而这“腰鼓”被浓浓的秋意染成黄色的了。农家院里那几棵梨树,缀挂在枝杈上的一梨子黄澄澄的,光溜溜的脑袋从变了色的叶子间探了出来,散发出的脆甜浓香,被路人带得远远的。

“火红”不肯落伍。籽粒饱满的昂扬的红高粱,如一束束火把在熊熊燃烧,把远在天边的那一片霞光映照得通红通红。一阵秋风吹来,万千穗

荐书架

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:生动描摹中文系人的精神风貌

♣ 杜广学

《花开叶落中文系(增订版)》是北京大学雅稚讲席教授陈平原撰写的一部散文集,借追怀“往事如烟”、鉴赏“师友风流”,勾勒“另类系史”,以体现自家的“中文情怀”。文中所追忆与描述的,都是作者所亲近的、所观察的、所敬仰的中文系的教授们,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主,扩展到整个中外学界。该书不仅生动地描摹了中文系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,还蕴含着作者对当下中国大学之发展的深入思考。

陈平原是当代著名的人文学者,不仅学术精湛,而且葆有人间情怀。该书是一部非常耐看、耐读、耐回味的散文集,读完后的突出感受是浸透在书中的学术理想、文化情怀、心路历程和学术担当。那种学理、事理、

黑暗中的父亲

♣ 魏振强

可以扛着锄头到田野里转,还会翻看旧报纸,翻看我和弟弟丢在家的书,仿佛真是个读书人。我有一次回家,带了三本刚出版的小书,随手放在父母房间的木箱子上。我知道父亲会看到,果然,再过一些时日回去,发现其中一本的封面很旧,书页有些卷曲,里面还夹了几页纸,写着一些字,蓝墨水洗的,“我生于1941年,叫卫声传……”只有几百个字,写的是幼年如何跟随爷爷迁徙的事,颇有“自传体”的味道。我看先先是笑了一下,忽然就有些心酸。

说心酸似乎有些矫情。但我确实想知道,沉默寡言的父亲到底想些什么?写他童年和少年的苦难?写他在田埂上踉跄的身影?写他和母亲的婚姻?写他隐秘的内心?这样的猜度或者说好奇,让我内心反复又有惶恐——我对父亲其实并不了解。这个习惯于沉默的男人还有十几位同学表达自己,更不习惯展示自己,但他确实产生过表达自己的冲动,最终却又抑制自己的冲动。是因为文化水平所限还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害羞?

父亲后来没有完成他的“自传”,因为他的眼镜很快就不管用了,又配了副眼镜,再过一个梨子时,又换成一副度数更高的,以至于镜片如同鞋底,仍然无法看清麻将牌。弟弟曾带他去过好几家医院,医生给出的答案是眼底坏了,没有手术价值。慢慢地,他仅能看到一丝光亮,及至五六年

前彻底失明,世界从此对他完全关闭。他再也看不到老伴、儿女、孙儿孙女、曾孙的面容,只能靠留在记忆中的声音分辨他的面容,靠留在记忆中的影像温习、还原他的面容。这样的结局对于一直温良、辛苦的庄稼人来说,未免有些残酷,但除了面对又有什么办法?

此后,父亲每天抱着个袖珍收音机,听天气预报,听卖药的卖车的卖房子的,我在边上听,心里不是滋味。不过还得感谢这些“噪声”,它们一直在陪伴我黑暗中的父亲。

今年初,我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村庄》的小书,写的是我的童年和少年,当然少不了父亲和母亲的影子。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:“此刻,我最想让我双目失明的父亲和目不识丁的母亲‘看到’这本书,可惜他们看不到或看不到。”没想到的是,有十几位朋友接力似的读了一篇又一篇。我把一个又一个音频或视频发给身在老家的弟弟,他用智能手机一播放给父亲听。弟弟说,父亲每一次都如雕塑般静坐着,像是坐在亘古的暗夜里,生怕错过一丝光亮,但父亲不知道,大颗大颗的泪滴从他眼眶里漫出来的时候,弟弟看到了,弟弟跑到水龙头那里,洗了几把脸,才让自己的情绪安静下来。

我听弟弟说到这个场景,也到水龙头那边洗了几把脸。

“刚哥,刚哥。”洪丽的嘴角滚动着晶莹的泪珠,嘴唇哆嗦着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这会儿,屠刚躺着躺在床上,洪丽丝,她的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,看样子在做着一个甜美的梦。面对她那恬静的睡姿,屠刚不由喟叹:真是彼一时此一时呀!他的心里鼓荡起未来洗涤用品厂乘风破浪的风帆。

第八章

俗话说:“人怕出名猪怕壮。”真是话糙理不糙。

一篇《血染的白衬衣》几乎让刘柳叶在梧城县家喻户晓。茶余饭后,闲扯瞎说啥的都有: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。财是财好发的?差点送了命呀!”

“干啥不好呢,偏偏养鸡卖蛋,这女人也太爱逞强了。”男人一定是个游手好闲的货。”有的人甚至怪起这篇特写的记者。其实,了解内情的大多数人对柳叶是同情、赞许的。

自从冯长江来过后,探望柳叶的人接连不断。说是看望受伤的人,非要连带看看鸡场,看看满屋子

人间草木

独坐黄昏伴紫薇

♣ 柳已青

暮色像宣纸上的水墨晕染开来。小公园里光线暗淡,一片静悄悄,天空中浅灰色云层上的红霞消退了。几株紫薇在暮色里,朦朦胧胧,一簇簇的紫薇花在晚风中微微摇曳。酷热被晚风带走了,这是一天之中难得的清凉时刻。

手捧一卷书,我在小公园的石凳上静坐良久,沉浸在紫薇花的气韵之中。紫薇花沉浸在浓醇的暮色之中。手中的书卷早已合拢,紫薇花从中高耸的电线杆上的灯,仿佛从梦中醒来,一下子睁开了眼睛。星黄色的光芒照见了紫红色的紫薇花,在光线之中,是另外一种艳丽动人。一只蝉藏在一株高大的榆树上,吱吱叫了几声,引来蝉的大合唱,小公园的静寂被蝉鸣的声浪淹没。

我在这里,独坐黄昏,有紫薇花相伴。

紫薇花备受古代文人的钟爱,是因为这花儿象征着中书省。唐代,兴起紫薇栽植热。《唐书·百官志》载:“开元元年(公元713年),改中书省曰紫薇省,中书令曰紫薇令。”中书省庭院中多植紫薇树。白居易在中书省值班,坐在丝纶阁里却无公事可办理,面对一串串的紫薇花。赋诗一首:

丝纶阁下文书静,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微郎。

闲暇无事的寂寞之中,一串串紫薇花在风中晃动。这样的闲暇是荣耀也是恩宠,紫薇花成为人生的一种底色。而漫长的时光,即使有紫薇花相伴,也无法排遣心头的寂寞。

紫薇不是一般的花儿,被称为官样花,被赋予仕途飞黄腾达、地位尊贵之意。紫薇的颜色与古代官员结于腰间的绶带相似,故亦称“紫微花”。紫薇的紫色,与官员大富大贵的紫色,在文人眼中,成了幸运色。

紫薇花与中书省是怎样建立了联系?中书省是国家最高的政务中枢。天官星宿即有“紫微垣”,以北极为中枢,乃天帝居所。故而中书省也借此,换了“紫薇”为名,微与薇通,于是中书省中多植紫薇花。中书省被叫作紫薇省,中书令就叫紫薇令,中书侍郎就叫作紫薇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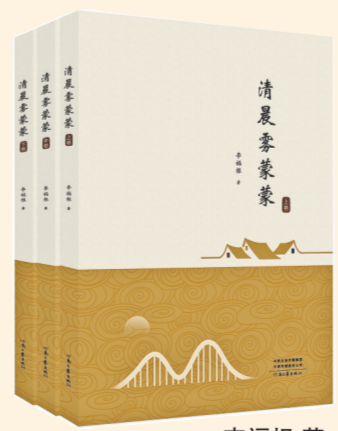
很自然的,在民间,紫薇花也是富贵平安的代称。传说紫薇花是紫微星的化身,能避邪,紫薇神手中执有一枝紫薇花。建造新房,不论对达官贵人还是百姓平民来说,都是生活中的大事。上大梁时,大红色的对联,赫然写道:“竖柱喜逢黄道日,上梁正遇紫微星。”

花无百日红,但紫薇是个例外。紫薇花期长,开谢相续,从六月到九月,一直可以看到她靓丽的身影。明代薛蕙写过:“紫薇花最久,烂漫十旬期,夏日逾秋序,新花续放枝。”在青岛,马路边的绿化带中,居民楼前的草坪上,以至崂山沙子口一带的村庄,处处可见紫薇花。盛夏时节,紫薇的枝叶会随着从海边漫过来的海风飘舞,古人形容,“舞黛惊鸿,未足为喻”。

在夏秋季节开花,白居易感叹道:“独占芳菲当夏景,不将颜色托春风。”宋代诗人杨万里赞颂:“谁道花无百日红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因为这个缘故,紫薇是常见的观赏植物,靓丽的身姿,遍布大江南北的园林、庭院。

紫薇树姿优美,花色艳丽。紫薇树也挺有意思的,被称为怕痒痒树。紫薇树长大后,树干外皮落下,光滑无皮。试着轻轻抚摸一下紫薇树,你会发现,枝摇叶动,浑身颤抖,甚至发出微弱的“咯咯”响动声。这就是它“怕痒”的一种全身反应,让人啧啧称奇。如果您童心未泯,不妨带着孩子试一试,是否这样神奇?

连载



李福根 著

准备长待,干吗费那工夫找工作。”屠刚说着站起身,“买几本书看看,哪怕买本菜谱翻翻,学做几样扬州菜、粤菜也好嘛。”

又过了几天,屠刚再次来到洪丽丝租住的房子,没头没脑地说:“我要和姓胡的那个混蛋对着干。厂配剂室的小方认识吗?5万块钱拿下了,他成了咱们在厂里的堡垒户,有了他提供的配方,咱们不愁生产不出洗涤用品,你就瞧好吧!”

洪丽丝惊愕地瞪大眼睛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屠刚看见了饭桌上的几本书,慢慢翻动着。喜形于色地说:“我就说嘛,俺屠刚的女人一定不是绣花枕头,好好看,找个时间听你讲讲心得体会,尝尝你炒的扬州菜。这几天我忙着配制洗涤用品,效果果然不差。你是咱们厂的首席化验师,每种产品你对比着洗洗,提出改进意见。”说着,屠刚打开了手提包,拿出一瓶瓶正规生产的洗涤用品,又掏出几个玻璃瓶,瓶上贴有标签,注明了自制品的用途。

“刚哥,真有你的,太了不起了!”洪丽丝如梦方醒,兴奋不已地搂着屠刚的脖子,长久地吻着他那

关进笼子的鸡。进鸡舍是要消毒的,即便消毒了,可进的人多了,柳叶总是担心她心爱的鸡群染上屈枉之灾,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

看着三五成群进出鸡场的人,大黑半蹲在地上虽然一声不吭,两只机敏的眼睛却不停地随着人群转动,两只前爪不停地摩挲着地面,活像一支搭在弦上的利箭。天黑后鸡场锁了门,大黑的神经才稍稍松弛下来,半卧在鸡舍的门旁。

刘文龙在探望的人群中是姗姗来迟者。一大早,他便给柳林打电话,说是对姊妹表示慰问,今天得空前去探望。又说据知情人介绍,灵泉河木材市场交易活跃,达山店林管站有3人前往参观学习。

上午10点多钟,达山店乡的吉普车开进了镇政府院内。罗广建迎上去说:“欢迎老领导回来检查工作。今天不巧呀,建功书记昨天下午去县城了,老领导怎么安排,我全程服务。”

“广建,用得着这么客气吗?昨天晚上我在县城见到老楚了。有人打了两只野兔,我买下了,中午在你们镇的伙上做了吃了。一会儿柳林跟我去看看弟妹,你该干啥,中午我请你吃野味。”刘文龙看了跟随行的3个人,说:“让他们去木材市场随便看看,你们不用陪,不用管,免得他们说不自在。”

“不行,不行。”罗广建抢着说,“我已跟镇林管站打过招呼了,让……”

刘文龙摆摆手,对那3个人说:“你们不是不知道路吗,赶快去吧。”

对3个人中的高个子,罗广建似乎在哪里见过,那不是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吴卫国吗,他来干什么?吴卫国似乎也认出了罗广建,淡淡一笑转身走了。难道三个人都是公安局来办案的,干嘛要和刘文龙一起来?为什么要到镇政府建,让镇林管站做好接待准备。

“走吧。”刘文龙拉着柳林钻进吉普车,把两只野兔放到地上,在车窗内向罗广建摆摆手。